

血仇海寇



血_此

杀



0437693

(上卷)

宇 鹤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2·海口

琼新登字 01 号

血 海 仇 杀

作 者 宇 鹤

责任编辑 金 剑
装帧设计 矫玉璋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
计量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0.875 印张 420 千字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—80570—992—O/I·293

定价：13.2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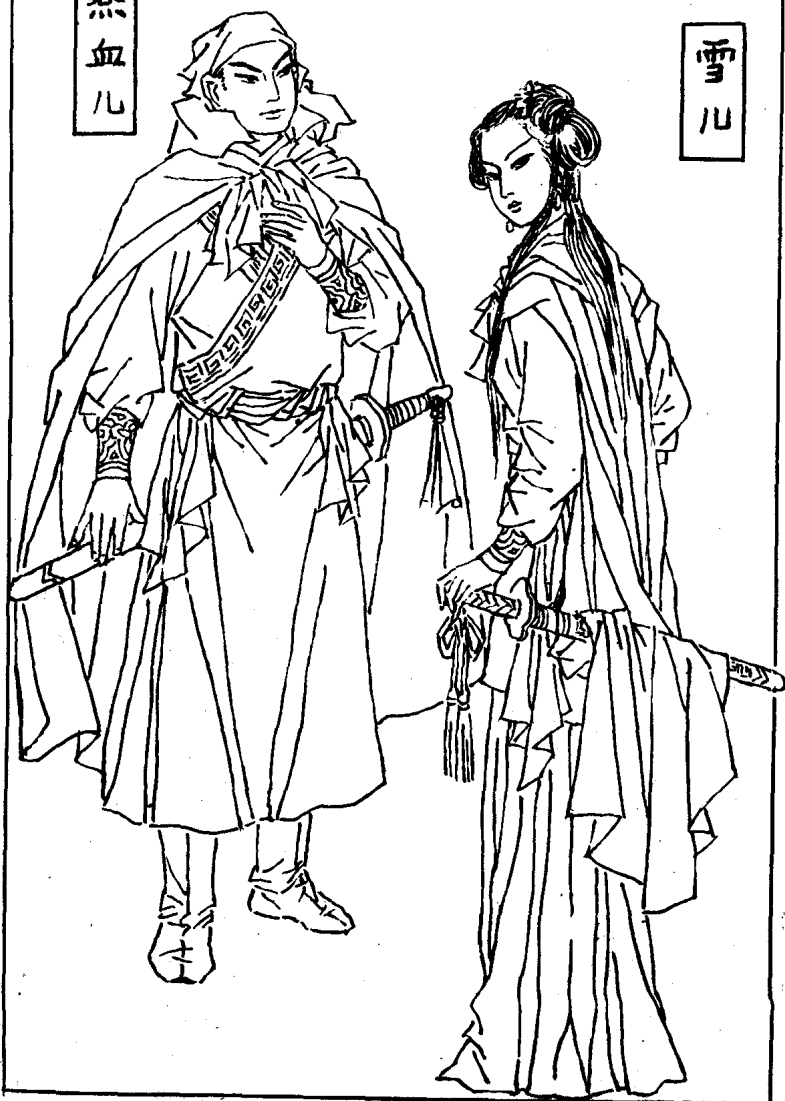
内容提要

“快刀之王”燕白冰比武失利，临终前竟将遗孤血儿托付给杀死自己的仇人展四。从此，燕血儿跟随展四浪迹天涯，开始了既斗又和、既分又离的复杂经历……

血儿成人后，正逢“红花教”作乱武林。他偶得武林至宝，学得超世绝功。凭他的勇气和智慧，在俏女雪儿的帮助下，终于除掉罪恶之凶，也获得了真正的爱情。

燕
血
儿

雪
儿





肖心愁

左护花

岳歌樓

沈犁云



段一言

花知秋



高秋宏

第一章

惨淡的月光。一个凄凉的夜。

他倒下了，连他自己也不曾想过，他燕白冰竟输在别人的刀下，因为人们都叫他“刀王”。快刀之王，这个名号在二十年前就叫得很响了。

江湖上都说燕白冰的刀快，然而谁也没有见过。当然谁也不想见，见过的人都死了。

这一次却是例外，他输了，输在一个使刀的人手里，输在对面佇立着的汉子的刀下。

他还记得刚才决战的瞬间，他本已抢得了先手，攻出了凌厉的一招。这一招曾杀过三个人，一个是“毒龙堂”堂主“万毒使者”，一个是青城派高手欧阳玉，一个是武当俗家弟

子第一高手沈德辉。这三个人，名气绝不亚于他燕白冰，然而燕白冰却杀了他们。他用的就是这一招。

对这一招他很自负，而且每次使出这一招时都会产生一种由衷的快意。

但这次没有。相反地，他却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，他似乎感觉到对方刀锋的寒气。他意识到了失败，或者说是死亡。

果然，就在自己的刀离对手还不到一寸的时候，对手的刀已闪电般地插入了他的胸膛。

他倒下了。

月光淡，他的脸色更淡。他索性闭上了眼睛，似乎在回忆，回忆着自己辉煌的过去；又似乎在等待，等待即将到来的死亡。

斗笠的阴影遮住了他的脸，看不清他的面目。但只要看看他孤单的身影，就使人感到冷，心里的冷。

他也不相信，自己竟然杀了名扬天下的燕白冰——快刀之王。

他学武，不是为名，不是好胜，不是为杀富济贫，不是为匡扶正义。他是个纯粹的学武之人，只是为了学武而学武。为此，他失去了很多。

自己是使刀的，但这世上却偏偏有人叫燕刀王。他忍受不了，他以为这是个耻辱。于是，他决定去找燕白冰。

他知道他的机会只有一次，所以他用了五年的时间把那本书从头到尾细细地琢磨了一遍又一遍。

他也记得刚才的情形。他看到对手的刀猛地袭向自己，而自己几乎无处躲避。因为刀影已罩住了他的全身，罩住了他的十二道大穴。那全是死穴，只要刺中一处，便是死亡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却突然记起了那本书中的一招，也来不及多想，下意识地把这招递了出去。

他是在冒险，但他成功了。

他站在那儿。不，不能说是站，因为他被惊得毫无力气，如果不是背后的树，他早已坐在地上了。他头脑也似乎混沌了。一点一点，他记起了刚才的一切。父亲和那个戴斗笠的人没说一句话，先是对望了很久，然后就突然动起手来。二人的速度太快，他什么也看不清，但最后父亲倒下时他看清了。

他更不相信，父亲竟会倒下。以前他也常看父亲跟人家比武，但每一次总是父亲赢，所以他以为谁能打倒父亲。

他还小，父亲还是那样温柔地叫他“血儿”。他承受不了这个现实。

夜太静。

终于，那戴斗笠的汉子开口了。

“燕白冰，我杀了你！”

燕白冰吃力地睁开了眼，却是出奇地平静。

“是的。”他回答。

“我的刀比你快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是的，我认为如果我再晚来几天或是早来几天，被杀的可能是我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因为你心里有事。你知道，心存杂念对一个刀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。”

燕白冰猛地瞪圆了眼，盯着那汉子，充满了惊疑。

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是吗？我是从你的刀法中看到的，一个名扬天下的快刀手不可能忽视对方两次同样的失误。”

燕白冰又闭上了眼。

父亲真的心里有事吗？难道父亲这几天总是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木屋中是有什么事吗？他还记得父亲那天躲在屋里，自己无意中闯了进去，看到父亲坐在那儿，眼圈有些红，桌上放着张纸，像是封信。他想问些什么，可父亲却先走过来，摸摸他的头，和气地说：“血儿，听话，到外面玩去。”血儿向来是听话的，他没说什么，转身就往外走。走到门口时，不知因为什么，竟回头看了一眼，他觉得父亲像是哭了。

还有，今天晚上出来的时候，父亲似乎很矛盾，还不让血儿去看他跟人比武。从前却不是这样，每次父亲都很自负，总是带着血儿去，还说是让血儿长见识练胆气。

可是，父亲从未教血儿练过半点武功。

血儿觉得自己又恢复了气力。血儿毕竟是个坚强的孩子。虽然他只有十四岁。

又是一阵沉默，燕白冰更加吃力地又一次睁开了眼，望着那汉子，已经是在用最后的气力说道：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已经败在你手里了，何况那两处破绽不过是身体本身的原因造成的。也许我能赢你，但我没有机会了。我对你一无所知，但我从你的刀法中能了解到，你是个真正学武功的人。你的刀路很正，很纯。你心中只有刀。”

那汉子微抬了一下头。他更加明确，自己一定不是燕白冰的对手，因为一个人能看出他那两处破绽本已不易，而发现其原因就更困难了。原来他这两招要以左脚脚尖为重心，而他左脚生下来就缺一个脚趾。

重心不稳，就会有破绽。

他开始有些佩服燕白冰了。

燕白冰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：

“也正因为你对武功如此痴迷，所以你太注意招数的变化之诡妙，但却没有一个目的。你没有意识到你也能杀人，而总是想着怎样去破解别人杀你的招数。你认为这才是武功的玄妙，因此，你的刀没有锋。但最后的时刻，出于求生的本能，你发出了凌厉的一招……”

燕白冰没有说下去，却是盯着那汉子。

“我叫展四，你会不会恨我？”那汉子突然说道。

“我知道你不想杀我。”燕白冰平静地回答，“但你又不得不杀我，我现在还在想刚才那一招，可仍没有想出破解的办法。这是我……”

他没有把“不甘心”三个字吐出来，可眼光仍紧盯着展四。展四略微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了。

“我有一本书，这一招是书中最后一页的倒数第三招，叫‘风云不测’。这本书名叫……《捕风篇》。”

燕白冰似乎呆住了。

武林三件宝，《捕风》、《捉云》、《没头脑》。

这句话已经流传了很久。

人们都说，谁得了这三宝之一，便是武林第一流的高手，得两件以上，就足以傲视江湖了。

相传，这三宝是前代三位奇人留下的三部武林秘笈，他们便是当时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三大高手：“捕神”、“道仙”、“痴魔”。这三人平生不拘尘世，笑傲江湖，到了老年，又不愿让一生所成之武功随自己做古，于是每人写了一部书，把一生之所学尽数记在上面。

《捕风篇》乃“捕神”所作，这捕神原来为官府一名捕快。捕快讲究的就一个快字，所以捕神的功夫尤其精于快。

《捉云录》为道仙所作，这道仙修身养性，不受凡世之扰，练得一身纯正内功。这《捉云录》中记载的是他对各家内功心法融会贯通后而形成的捉云功法。

《没头脑》则是奇侠痴魔所作，痴魔天生一副呆子模样，行事奇特，常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、啼笑皆非的事来。而他的武功也都是些奇招怪拳，讲究的是招式的险、奇，身法的巧、妙，《没头脑》就是对这些招数的记载。

这个传说已经有好多年了，没谁得到过它们，可为它送命的人却有很多。

展四用的是《捕风篇》的功夫。

《捕风》讲究的是快。

燕白冰终于明白了。

浓云又遮住了冷月，又是好一阵的沉默。

燕白冰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，他的呼吸已经越来越急，是在消耗所剩无几的内力，要把最后的心事完成。

展四和血儿都站在原地没有动。展四看得出燕白冰在思考着一件事。血儿知道，爸爸需要他的时候一定会叫他的。

“血儿。”燕白冰叫他了。他急忙跑过去，跑到父亲的身边，扶起父亲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，他记得自己生病时爸爸就这样抱着自己。

燕白冰抬头看了看血儿，很欣慰地笑了一下，然后又慢慢把目光转向展四。

“他叫血儿，是我的儿子。”燕白冰说，“他很小时，他妈妈……，他一直跟着我，很听话。”

他停下来轻轻咳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

“血儿不会武功，我从没教过他。但我每次出来……出来比武时却总要带上血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他看了看展四，“你知道，我这样的人每天都有可能死，找我比武的人都不是弱手。真的有一天，有人杀了我，如果血儿会武功，是不是很危险，他会放过血儿吗？但一个武功高强能杀了燕白冰的人，会害怕一个柔弱的一点武功不会的孩子吗……”

“爸爸，你不会死，没人杀得了你。”血儿终于忍不住了，猛地把头伏在父亲那满是鲜血的胸膛上，大哭起来。

燕白冰伸出手，慈爱地摸了摸血儿的头，轻轻地说：“好血儿，别哭，听爸爸讲完话。”

血儿停止了哭声，却仍在抽噎着。

“我带血儿比武，是因为不放心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。而每次我比武处于下风时，只要看到血儿，我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力量，支持着我去拼，去搏，去取得胜利。我离不开他，他也离不开我。还有一个原因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他猛然停了一下，眼中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芒，紧紧盯着展四那斗笠下面模糊的脸，然后清晰地缓慢地说出：

“如果有一天有人杀了我，而且这个人值得我信任，我就——把、血、儿、交、给、他！”

展四身体猛地动了一下。血儿也止住了哭泣，瞪大了眼。他们俩人都好吃惊。

这太突然。

血儿感到茫然，就是对面站着的这个人吗？瘦瘦的，高高的，怪怪的，冷冷的。他看不清他的模样，但他觉得他一定好吓人，像爸爸说的故事里的鬼怪。就是他吗？刚刚击倒了父亲的那个人，父亲难道真的要把自己交给他，以后自己就要跟着一个杀了自己父亲的人？他实在不明白……

展四的确没有想到，不然他不会这么激动。他看看身前的血儿，大大的眼睛，秀气的鼻子，月光下更显得苍白的脸色。是的，他很柔弱，但不知怎的，似乎感觉到他在什么地方隐藏着刚毅。他好像很喜欢这孩子，尤其是那双聪慧的眼。

他不知道燕白冰为什么会信任他，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答应这个看起来太荒唐的请求。

展四一直没开口，好像已经平静下来。燕白冰那已经发凉的手放在血儿温热的小手上。血儿则一动不动地看着父亲那慈祥的脸。

猛然间，血儿看到一道黑黑的影，慢慢地向前蠕动着，朝着血儿。

是条蛇。

燕白冰、展四都看见了。可燕白冰再无力气，展四又离得远些。

空气在瞬间凝固了。这山中的蛇很毒。

血儿似乎呆住了，他好像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处境，是不是他已经麻木了？

燕白冰此刻已经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儿子，他的眼睛没有看那条蛇，而是看着静立着的展四。

展四还是没有动。

那蛇离血儿越来越近了，已经蜷曲了身子，已经抬起了头。夜里好像也能看到它鲜红的小嘴，小小的眼睛。它把头高高扬着，每个人似乎都已嗅出它嘴中的血腥。它已经把头微微向后，就要作最后一击。

一阵血腥。

蛇头已经飞了出去，落在乱草中。蛇身仍在痛苦地扭动着。

是展四出了手，在千钧一发的时刻。

“谢……谢谢……”燕白冰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话来。他放心了，因为他知道展四已经答应了他，终于有人可以在他